

幕后

新片《风流一代》拍摄历经22年，  
限时放映22天

# 贾樟柯： 我想用影像去复活一个时代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拍摄历经22年，限时放映22天，即将在11月22日上映的贾樟柯新片《风流一代》到底有多特别？在近日的广州路演中，贾樟柯对这部其电影生涯中最耗时的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。

从大同到重庆再到珠海，《风流一代》通过真实感十足的影像，再现了千禧年至今的中国社会变迁。赵涛和李竺斌的情感故事贯穿其中，但贾樟柯说，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。“我想用影像去复活一个时代。”贾樟柯说，“我想把中国的‘表情’带到全世界。”



贾樟柯

A

用游历的拍摄方式来呈现时代

问：《风流一代》中有很多独特的时代记忆，包括北京三申奥成功、中国加入WTO、三峡移民等标志性事件。这些时间跨度很大的事件，是如何同时呈现在一部电影里的？

贾樟柯：《风流一代》跟我过去影片的创作方法不太一样。比如，我上一部故事片《江湖儿女》，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，用一种搬演和复制的方法重塑了一个时代。但《风流一代》不同，它是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不断拍摄积累下来的。

问：能说说这个素材积累的过程吗？

贾樟柯：最初是2001年，当时我刚拍完两部电影。整个社会非常有活力，人们不安于现状，都想去闯一闯。在我看来，那是一个非常热烈的时代。于是我想，能不能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导演一样，用一种游历的拍摄方式来展现千禧年？拍了接近三年后，我发现似乎结束不了，因为所有

的一切才刚刚开始。然后，我就一路断断续续拍到了现在，终于有一天，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完成了。

问：这个时间点有何特别？

贾樟柯：今天，人工智能出现了，无人驾驶也出现了。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：我们一只脚踏在过去，一只脚踏在未来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时刻，于是我开始剪辑这部电影。

问：拍了二十多年，这个过程中清楚自己在记录些什么吗？

贾樟柯：很多东西，拍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只因为它是新出现的或让人很有感触的，我们就拍下来。可能到今天，大家会说，你们拍了很多时代的符号，但当时我不知道那是符号，也不知道它到今天会成为一股那么强的情感力量。我想，这就是游历的拍摄方式所带来的成果吧。

问：你通常怎样获得拍摄灵感？

贾樟柯：灵感通常是不期而至的。有时候我去旅行，也不是去名山大川，只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，思路就会特别开阔。拍这部电影也是一样，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一个人、一座村庄、一间工厂，都会给我带来很多感受。它们慢慢聚拢在一起，可能就成了电影的最初动机。

我不清楚灵感何时到来，所以我只要保持做一个感受者就行。无论是拍电影还是看电影，最终都是一种感受。

问：这部电影从山西拍到重庆，最后拍到广东。为什么最后落脚点在广东？

贾樟柯：广东是《风流一代》中的人物迁移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地。我记得在我的第二部电影《站台》里，男主人公张军去了广州，回来之前他寄了一张明信片，写了一句话：“花花世界真好。”对于千禧年代来说，广东就是一个有很多新潮流和新事物的地方。



贾樟柯与影迷互动



女主人公巧巧(赵涛饰)在一个超市里当收银员

B

电影可以是一种“复活”的艺术

问：影片中，时不时会插入一些字幕来展现角色的内心，这跟你之前的电影感觉不一样。为什么这么处理？

贾樟柯：在这部影片里，人物的对白被降到了极致。这跟我以前的电影不同，比如《三峡好人》的情节性是很强的，你会跟着人物去解决问题。但《风流一代》是希望观众打开五感，更多地去感受和体验我们曾经经历但已经逝去的时代，感受当时的环境、空间、场景，尘土墙上的画和手里面的东西。比如我剪到其中一场戏的时候，

我发现当时人们用的泡沫饭盒，我们已经很多年都没用过了。很多事物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轰轰烈烈，但消失的时候悄无声息。电影中的那些人也是一样，他们来了，去了，谁在关注，谁又能说些什么。我觉得不说，可能更能表达人物内心的复杂性，让电影变得更“宽”一点。

问：你是想通过影像去“复活”一些已经消失的东西吗？

贾樟柯：在剪辑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确实意识到电

影可以是一种复活的艺术。这也是为什么有历史的作品总是那么吸引我，因为曾经经历过的真实片刻，它被记忆清除了，但留在了影像里。有一天它到荧幕上，就复活了。

这部影片我们拍了二十多年。我会想，如果我们只是拍一个爱情故事，为什么不像《江湖儿女》那样用两三个月再造一个时代？为什么我们要拍22年？这些影像的价值是什么？我想，它们的价值正在于让人们找回体感，去那个时代再活一次。

C

借鉴了当代艺术中的“综合材料”概念

问：不久前李少红导演曾经说过，以前在胶片时代，大家只要听到马达的声音就会进入状态，但变成数字摄影之后，片场就变得安静了。你是否也有类似的触动？

贾樟柯：我个人是拥抱新技术的。确实最初的时候，数码拍摄技术还不成熟，如果拿它跟胶片比，你会发现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像质感。但今天不同了，在传统胶片进入不了的地带，比如昏暗的地带，数码都能有很好的表现。而且数码器材

非常轻便，能让你工作时非常放松和自由。比如我们可以一路拿着摄像机，进行《风流一代》这样游历式的拍摄，去跟现场发生碰撞。

数码让导演的工具箱里又多了一种工具，它能让我们的表现手段更丰富。但任何一种工具都有优缺点。比如胶片摄影，马达响起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高度集中，因为耗材很贵。有时候我们会“吓唬”演员说你要认真演，因为跑完一条胶片就相当于没了一台彩电，结果演员好紧张，越演越糟糕。

问：《风流一代》的画面都是数码拍的吗？

贾樟柯：其实《风流一代》最初就是用数码记录的，甚至最早的片名也叫“拿数码摄影机的人”。但是拍到后来，技术发生了更迭，有些片段我也重新用回了胶片拍摄。当代艺术中有一个术语叫“综合材料”，这也是我们后来剪辑的思路。我们特意不去改变那些影像的原始风貌，而是把它们都放在一起，让影像质感的改变、演员容颜的改变、空间建筑的改变，共同去形成一种变革。

D

片中女性成长的轨迹是自动形成的

问：最后女主人公的工作是在一个超市里当收银员，为什么这么拍？

贾樟柯：这个问题赵涛也问我，我说因为超市里都是人，但她的心事没有人知道，她很孤独。赵涛说，她觉得还有另一层含义。这是一个没太多技术含量的工作，随时可以被取代，但很多人都是在这样平凡的岗位上辛苦着。尽管她生活得非常不安，但她还是变得强大了，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己。

问：结尾的时候，女主人公告别了前男友，进入了夜跑的人群。这意味着什么？

贾樟柯：不管生活有多少辛酸，我们还活着，还得往前走。现在我每天都能看到很多

朋友在晒自己跑步的轨迹，互相鼓励，每天坚持，我觉得这很棒。

问：有人说，能从电影里看到一个女性成长的轨迹，这是你最初的意思吗？

贾樟柯：我没觉得最开始有那种意识。其实无论是我还是演员赵涛，我们在这二十多年里，认识上也是有改变的。当最后剪完这部电影，我发现它确实就是一个女性的自觉和成长的过程——刚开始她深陷于情感，慢慢地她学会面对现实，然后她果断地处理一段虚假的感情，到影片的结尾她似乎已经可以驾驭一切。

很有意思，在二十多年的拍摄中，一条女性成长的曲线自己慢慢形成了。

E

每个时代都是“风流一代”

问：片名为什么叫《风流一代》，这一代指的是谁？

贾樟柯：这个片名是我们剪了一段之后，突然出现的。我觉得它很准确，代表了渴求变革和经历变革的一代——他们风华正茂，充满了改变的欲望。

我们之前在北京做了首映式，当时有位观众说的一句话挺触动我的。他说，其实这部电影应该改名叫《风流几代》，因为它说的不单是一代人。在某种程度上，“变”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主题，因此每个时代都是“风流一代”。

问：影片的英文名是《Caught by the Tides》，意思是“被潮水所困”，这个英文名又寓意着什么？

贾樟柯：我大部分的电影，中文名和英文名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有些中文很难翻译。比如《江湖儿女》，当时英国影评人汤尼·雷恩做我的英文版翻译，关于“江湖”这个词怎么翻，我俩就讨论了很久。说实话，英文里真的没有相对应的词。所以，我们后来用了《Ash is Purest White》这个英文名，意思是“灰烬是最纯粹的白色”，“灰烬”这个词我觉得非常贴切，它是用另一个角度去解释了那部电影。

说回《风流一代》，影片中这不平静的二十多年，就像一个浪潮，充满了个人的变化、社会的变化、科技的变化。一切就像潮水，把人裹挟在时代中往前走。

F

我带着中国人的经验拍电影

问：影片入围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也于今年5月在戛纳亮相。听说戛纳放映的版本跟这次的公映版本不一样，哪个版本更代表你的表达？

贾樟柯：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，我一直在不断剪辑和完善这部作品，希望它更接近我理想中的电影状态。导演都是很贪心的，不到最后一刻都想要尽善尽美。到后来，那些做后期的工作人员都快烦我了。总之，大家到时候看到的会是现阶段最完美的一个版本，也会是唯一的版本。

问：一直以来，您都是活跃在戛纳这个舞台的中国导演的代表，对这个身份，您会觉得有压力吗？

贾樟柯：在某种程度上，确实会有一种责任感。我一直把戛纳国际电影节称作一个“情感的峰会”，人们想从中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，中国人经历了什么，想看到中国的“表情”。而电影，能把中国人尤其是普通中国人的真感受、遭遇、情绪表达出来。

我想，我是带着中国人

的经验和经历在拍摄电影，也希望把中国的“表情”带到戛纳，带到全世界。

问：您觉得您的电影跟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其他影片，有什么不同？

贾樟柯：我的作品非常独特，维度还是高了一点，某种程度上可以小小骄傲一下。所以我的电影总会带来一种很奇特的现象，好像一两年后，全世界突然读懂了。

问：《风流一代》呢，人们多久能读懂？

贾樟柯：可能在半年后吧。

问：对青年一代导演，您有什么忠告？

贾樟柯：我特别喜欢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过的一句话，大意是，艺术家就是信使，应该用你的感受力去感受这个时代最新的情况和人所面临的新问题，然后通过作品告诉大家，世界正在发生什么。

年轻人是最敏感的，关于这个世界最新的情况，他们应该最先感受到。接下来，就是克服困难，把它表达出来。但这不是忠告，这只是我对青年人的一个建议。